

安武林
编著



心中的纸灯笼



安武林

和他的朋友们

读作品，更要读作家！

读什么？怎么读？



曹文轩



樊发稼



任溶溶



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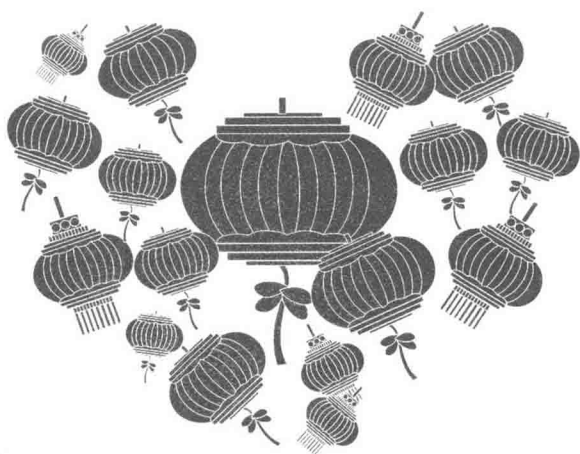
余雷



张怀存

未来出版社
FUTURE PUBLISHING HOUSE

安武林
编著



安武林

和

他的朋友们

ANWULIN

HE TA DE PENGYOU MEN

★ Xinzhong de zhidenglong ★

心中的纸灯笼

未来出版社
FU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中的纸灯笼 / 安武林编. -- 西安 : 未来出版社,
2014.5

(安武林和他的朋友们 ; 5)

ISBN 978-7-5417-5204-9

I. ①心… II. ①安…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604号



安武林



他的朋友们

ANWULIN
HE TA DE PENGYOU MEN

心中的纸灯笼

总 策 划：尹秉礼 陆三强

选题策划：孟讲儒

责任编辑：柴 冕 胡舒依

封面设计：许 歌 何 风

内文制作：未来图文工作室

出版发行：未来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0.25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5417-5204-9

出版监制：宇小玲 宋宏伟

项目统筹：张忠民 胡舒依

责任校对：张忠民

发行总监：董晓明

宣传营销：薛少华 何华岐

地 址：西安市丰庆路91号

印 刷：西安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联系电话：029-85282579)

目录

心中的纸灯笼



曹文轩

- 序 群星闪烁的夜空/安武林
风度·优雅·吃相/安武林……3
第十一根红布条/曹文轩……9
纸灯笼/曹文轩……20



樊发稼

- 朴实为人，热情为诗/安武林……59
故乡的芦苇/樊发稼……62



任溶溶

- 老顽童任溶溶/安武林……69
“没头脑”和“不高兴”/任溶溶……72



小山

心灵世界丰富的知性女人/安武林……85

虎/小山……88

菜园子童话（七篇）/小山……102



余雷

别碰这个女人/安武林……123

绿螳螂/余雷……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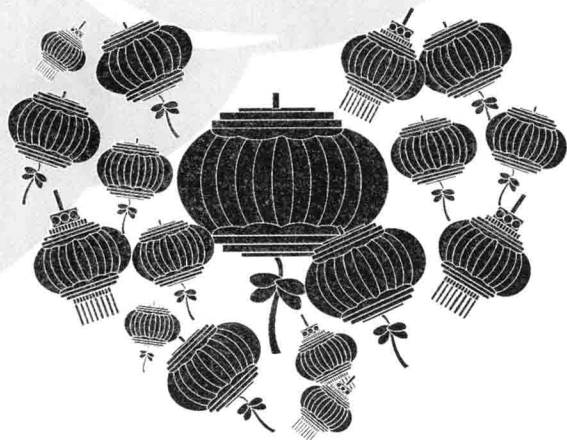
张怀存

铅笔树下的笑声/安武林……139

我正顺着这条路/张怀存……142

附录：

武林看武林/余雷……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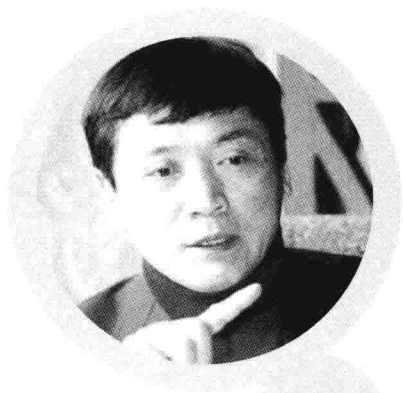
安武林

和他的朋友

ANWULIN
HE TA DE PENGYOU



曹文轩



曹文轩

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作品有《埋在雪下的小屋》《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天瓢》《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大王书》《曹文轩文集》（9卷）等。作品大量被译介到国外。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文学奖30余种，2004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

风度·优雅·吃相

安武林



风 度

曹文轩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男人，他总能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儒雅的一面。更多的时候，他愿意亲切而又恬静地聆听别人的谈话，而不是很踊跃地夹杂在那种谈笑风生的场面里。他似乎离所有的人都很远，这种平静的疏离并不意味着孤傲或者拒绝，而是说他喜欢以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角度介入生活和事业，他更喜欢以多重身份参与各种他喜欢或不喜欢的活动。曹文轩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他太了解自己，太了解语言的局限性，所以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微笑。这种选择就像我们本能地钟情智慧和幽默之类的词语里所包含的意义一样，他对自己的选择相当满意，甚至有几分迷恋。

在北大那种不得不说的场合，也就是说职业和事业所需要的各种场合，他会饱含激情地说，滔滔不绝地说，但离开了那种场合，他就像贝壳一样紧紧地合拢自己的话语。他的沉默和微笑是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更有力量，更完美。他的含蓄和节制不是由他的身份决定的，而是由心灵和精神决定的。他是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人，正如那些大富翁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一样，他从不肯让附着于心灵的房间里的宝石玉器变成身外流动的空气。他偶尔会开几个并不高明的、甚至很笨拙的玩笑，但这对他无伤大雅，只能激起别人对他的敬意。

曹文轩给人讲课时喜欢在桌子上放着硕大的玻璃保温杯，他喜欢那种透明和光滑的感觉。这个杯子仿佛十字勋章一样高傲地挺立着，挺立成一种象征，一种隐喻。唯有此刻，他才像脱掉外套一样，把微笑与随和晾在某个隐蔽的角落。他的哲学观、人生观、审美观、文学观，凭借着声音的穿透力固执地在人们的耳边回响。他的目光是不确定的，也许他是对着墙壁外面的听众说的，或者更远的人说的。他说，未来的人，会对崔健高看一眼的。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语境，尤其是他心灵的语境的话，我们很容易把他深刻的见解当成一种谵妄的梦呓。

曹文轩有一张永远年轻的脸，这张脸弥漫着书卷的气息，且充满了朝气。五官各个部位的搭配是如此谐调，许多年轻的女同行们都愿意把他留在相册里，留在记忆里。这是因为他喜欢完美，喜欢按完善的方式塑造自己。在文学和学术两个方面他都有极其独特的追求，因而在儿童文学界，他几乎成了一种尺度，一种难以超越的高度。曹文轩的阅读广博而又杂乱，在学术和专业之外，他有可能读的是《完美的人——切·格瓦拉传》一书。他会耐心地对切·格瓦拉一无所知的朋友讲述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的事迹。但是，很少有人从阅读趣味的角度去把握他精神世界的走向。所以说，像他那样细致、精细地阅读大师们的方式，人们还不习惯、还不适应。

曹文轩是透明而又复杂的。在饭桌上，他的目光最远只落在圆的或方的棱角那儿，从不紧盯你的眼睛或你的脸。这些美味佳肴对他犹如一本本书一样，他是以批评的、挑剔的、还有一点期望与发现的方式，谨慎地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这种精细和细致不仅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之中，而且在他的生活细节里也比比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关心自己内心的人，就如同他提出的“成长文学”的术语一样，他是极其呵护心灵世界成长的人。所以，童年的经验和记忆几乎是他所有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文学的意义上，他的小说更纯正一些，更纯粹一些。

曹文轩的另一面是鲜为人知的，他的温和之中有非常坚硬的一面。这就是他饱含着诗意和激情的思想，其中从不缺乏思辨的尖锐和深刻。如他不能在阅读上，或者思想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某一点上接纳与接受你，你很难与其建立对话关

系，也就是说无法触及他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他总是完美的，并保持着一种得体而又有涵养的风度。

优 雅

曹文轩是个优雅的人。无论你把他当作家看，还是当教授看；无论你把他当儿童文学作家看，还是当成人文学作家看，甚至是当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看，他给人的印象只有两个字：优雅。这种优雅不是血统带来的，也是和他的出身无关的。

曹文轩中等个子，长着一张娃娃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的年龄和他的容貌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你可以说这完全得益于南方气候的滋润，但我觉得这和水有关，和他广博的阅读有关，和他的人生态度以及宽阔的胸怀有关。他的笑最有特点，当他开心地笑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笑是从下巴颏儿往上散发出来的，直到头发都在发颤；当他想笑但小有节制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从头发梢流下来的，最后凝结在下巴颏儿上。而他最喜欢的是那种从左右腮边荡漾出来的姿态。这是常态，也是他最想保持的优雅的微笑。

曹文轩优雅的外表常常让人羡慕，但让我嫉妒。明明他是50后的，我是60后的，但我和他一起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喊他曹伯伯而喊我安爷爷。而那些老师们往往会看到我德高望重的样子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和我先握手还是和曹文轩先握手。这都是一些茶余饭后的笑谈。他本来是玉树临风的感觉，没想到却常常是树大招风。每次进校园的时候，他都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武林，不要去卖书啊，我们做讲座。”他倒是喜欢学生和老师多多的参加，就像一个演讲家喜欢很多人听演讲一样，这种心理倒没有一点可指责之处。在太原，我倒是担心他给小学生讲课的能力和技巧。我很清楚，他给大学做的是公益讲座，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除了他谈《围城》和《红楼梦》之外，自己的作品只字未谈，我甚至怀疑那些大学生知道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书没有。

曹文轩很优雅，有时候还很孩子气，这点孩子气来自于他的童心。当他表现

孩子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喜欢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就像许多虚荣的蓓蕾要绽放一样。我担心他给小学生讲课有问题，没想到他的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下来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武林，别担心，我有好几套语言系统呢。”就像他有好多玩具展示给你看一样。这种优越感只是展示给朋友们看的。像他这样一个经历过很多人生坎坷的人，有很多人生阅历的人，有一颗对生活感恩之心的人，从草房子那里走到北京，且到一个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里面，他不能没有优越感。否则，他就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曹文轩是个书生，是个知识分子，这种优雅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他常常说自己喜欢水，因水而生，其实这是一种双重的事情，很多人容易误解甚至是曲解这种事实之中所包含的优雅。一个是表明了他的出生环境，另一个是说明了他文字的特点。他曾经给孩子们讲作文说出“折腾”二字，就被媒体狠狠地炒作和利用了一下。他很愤怒，他愤怒的时候一点儿也不优雅，倒是一派的苦笑和无奈，甚至是苍凉。他甚至会像受了委屈似的说：“要是我变成哑巴就好了！”他不是没有智慧进行还击，也不是没有能力去质问，而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对他人宽容和理解的胸怀。记得有一次我邀请他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没想到报纸刊登的消息却是断章取义完全违背了他的本意，在儿童文学圈子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很气愤，想找媒体纠正一下。他宽容地说：“武林，算了，别找他们了，他们做新闻的也不容易，要是没有新闻炒作点，他们的新闻也不好做。”

曹文轩非常引人注目，所以关于他的消息在民间和官方流传的都很多。有的消息甚至很八卦，比如说南方某报关于他不好的新闻。我知道后告诉他，没想到他开心一笑，说：“嘿，我都不生气，你生什么气呀！”无论什么流言蜚语，我都要找他亲自对证，甚至包括他的感情，他的生活，我都会刨根问底获得真实的资料。而他，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并且没有一点恼怒或者回避的意思。有些朋友说我是欺负曹老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找曹老师对证。我说我是敬佩和爱护他，不愿意他被误解和歪曲。我相信不走近他和不完全了解他作品的人，很难说能够真正了解他。

曹文轩是个很优雅的人，但他保持一个优雅的姿态很不容易。这种优雅是一

种松弛状态，既没有攻击性，又没有防卫性。所以，他常常会被逼到一个死角。而这个死角往往是书生和知识分子最不愿意站立的位置。他更愿意浸淫在自己的文字之中，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人生，真诚而又执著。

吃 相

曹文轩是一个很儒雅的人，儒雅得有点儿让人嫉妒。这位从小很调皮很捣蛋内心又很狂野的作家，你现在从他身上找他从前的影子是不大容易找得到的。不过，世界上从来没有撬不开的石头。假如你喜欢他的作品的话，你不难找到他所有的你想知道的秘密。作家和学者的种类有很多，但他是那种忠实于自己人性真实和恪守文学创作原则的人。所以说，我们认识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曹文轩童年有过苦难的经历，经历的影子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几乎每个主人公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童年的影子以及和自己相关的人的影子。因为他有精湛的艺术表现技巧，所以你如果想探究他真实的童年的话，你必须撇除渲染和夸张的成分。他总喜欢强化和突出某些东西。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胃在童年受过严重的伤害，这种伤害刻骨铭心。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人，更不喜欢对自己的往事津津乐道。如果我们怀着好奇的善意想了解他和他作品中所展现的人物以及世界的关系时，他毫不回避和隐瞒任何细节的真实。

在他厚得有点令人发怵的长篇小说《红瓦》之中，几乎全景式地暴露了他童年经历的真实。他提到了营养不良和脑子发晕的细节，这是他的胃受到伤害引发的直接后果，尽管只是一种怀疑。作家——尤其是那种喜欢用经验写作的作家——几乎都是自己的医生。他会给自己诊断病情，开药方，治疗。所以，他一直对食物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并形成了一些固执的饮食习惯。我毫不怀疑他的胃和食物的恋爱始终是他自我疗伤的一个过程。更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曹文轩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多年以后，他给他最初写作的老师——儿童文学作家李有干先生在他的家乡开过一个隆重的作品研讨会。在会上，他很激动地发表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他说：“很多作家成功以后，在谈起自己创作上

的老师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师承关系抬高到鲁迅或者海明威这样的高度，但我想说的是，我最初的老师是李有干先生。”李有干先生是他那个地区文化馆的干事，后来是文化局的干部，辅导过不少人的文学创作。他感慨地谈到了一个细节：他们家没有招待先生的食物，只是喝汤。虽然是时代造成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人逐渐学会了淡忘，所以，同在一片蓝天下，人的思想比人的个子的高低差异性更大。

曹文轩是个很优雅的人，言谈举止很难找到什么破绽。就是他的吃相，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你会发现他吃什么都有一个很好的胃口的事实，尤其是肉类。我常常想，他的牙齿恐怕是钢铁做成的，而他的胃是一个强大的搅拌机。有一次，我们和他的孩子一起吃意大利比萨饼的时候，我很好奇地问了一句（我觉得他不应该喜欢这些东西）：“曹老师，你喜欢这些？”他大声抱怨：“不喜欢，非人食品！我是陪孩子吃饭，小家伙要吃这个，你受点委屈吧。”他是个好父亲。

后来有一次，我们去大鸭梨吃饭。在这种私下的场合，他喜欢自己点菜。他非常乐意我们分享他喜欢和钟爱的食物，就像给我们推荐好书一样。但有一道菜让我感到惊奇，我不确定地问他：“这是什么？”他大声说：“猪尾巴，武林，这是好东西，你多吃点！”我差点喷出饭来。我说：“好在哪里？”他说：“这是药，治疗尿床。”我终于笑出声了。我说：“曹老师，你尿床保持到什么时候？”他说：“小学，记不大确切是几年级。”我想，大约尿床的毛病，他就是吃猪尾巴治好的。

曹文轩的作品，人生阅历和人生感悟以及社会经验积淀得很深厚。他的人，单纯明净儒雅，但又饱含着深刻机智和大气。有一张照片很有趣，他蹲着，抱着一只碗，在苍茫的山前，专注地吃饭。大山的坚实和磅礴与他的渺小和孤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就是这一张照片，似乎把他的一生都深深地凝进去了。他怀着深深的仇恨和弥补缺憾以及生命力所需求的养料而大快朵颐。吃着吃着，他的人生就像面前的大山一样高大了。



第十一根红布条

麻子爷爷是一个让村里的孩子们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可怕的老头儿。

他没有成过家。他那一间低矮的旧茅屋，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子后边的小河边上，四周都是树和藤蔓。他长得很不好看，满脸的黑麻子，个头又矮，还驼背，像背了一口沉重的铁锅。在孩子们的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他笑过。他总是独自一人，从不搭理别人。他除了用那头独角牛耕地、拖石碾，就很少从那片树林子走出来过。

反正孩子们不喜欢他，他也太不近人情了，连那头独角牛都不让孩子们碰一碰。

独角牛之所以吸引孩子们，也正在于独角。听大人们说，它的一只角是在它买回来不久，被麻子爷爷绑在一棵腰一般粗的大树上，用钢锯给锯掉的，因为锯得太挨根了，弄得鲜血淋漓的，疼得牛直淌眼泪。不是别人劝阻，他还要锯掉它的另一只角呢。

孩子们常悄悄地来逗弄独角牛，甚至想骑到它的背上，在田野上疯两圈。

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孩子这么干了。麻子爷爷一眼看到了，不吱一声，闷着头追了过来，一把抓住牛绳，紧接着将那个孩子从牛背上拽下来，摔在地上。那孩子哭了，麻子爷爷一点也不心软，还用那对叫人心里发怵的眼睛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吭地把独角牛拉走了。背后，孩子们都在心里用劲骂：“麻子麻，扔钉耙，扔到大河边，屁股跌成两半边！”

孩子们知道了他的古怪与冷漠，不愿再理他，也很少光顾那片林子。大人们似乎也不怎么把他放在心里。村里有什么事情开会，从没有谁会想起来去叫他。地里干活，也觉得他这个人并不存在，他们干他们的，谈他们的。那年，人口普查，



负责登记的小学女老师竟将在林子里住着的这个麻子爷爷给忘了。

是的，忘了，全村人都把他忘了。

只有在小孩子落水后需要抢救的时候，人们才忽然想起他——严格地说，是想起他的那头独角牛来。

这一带是水网地区，大河小沟纵横交错，家家户户住在水边上，门一开就是水。太阳上来，波光在各户人家屋里直晃动。“吱呀吱呀”的橹声，“哗啦哗啦”的水声，不时地在人们耳边响着。水，水，到处是水。这里倒不缺鱼虾，可是，这里的人却十分担心孩子掉进水里被淹死。

你到这里来，就会看见：生活在船上的孩子一会走动，大人们就用根布带将他拴着；生活在岸上的孩子一会走动，则常常被新搭的篱笆挡在院子里。他们的爸爸妈妈出门时，总忘不了对看孩子的老人说：“奶奶，看着他，水！”那些老爷爷老奶奶腿脚不灵活了，撵不上孩子，就吓唬说：“别到水边去，水里有鬼呢！”这里的孩子长到十几岁了，还有小时候造成的恐怖心理，晚上死活不肯到水边去，生怕那里冒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

可就是这样，也还是免不了有些孩子要落水。水太吸引那些不知道它的厉害的孩子了。小一点的孩子总喜欢用手用脚去玩水，稍大些的孩子，则喜欢到河边放芦叶船或爬上拴在河边的放鸭船，解了缆绳荡到河心去玩。河流上漂过一件什么东西来，有放鱼鹰的船路过，卖泥螺的船来了……这一切，都能使他们忘记爷爷奶奶的告诫，而被吸引到水边去。脚一滑，码头上的石块一晃，小船一歪斜……断不了有孩子掉进水里。有的自己会游泳，当然不碍事。没有学会游泳的，有机灵的，一把死死抓住水边的芦苇，灌了几口水，自己爬上来了，吐了几口水，突然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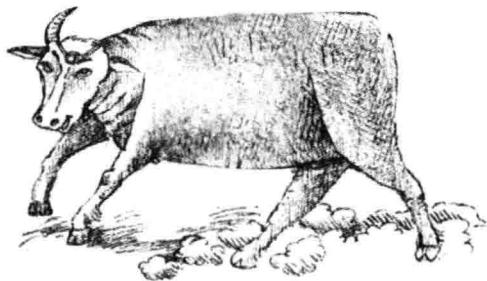


哇大哭。有的幸运，淹得半死被大人发现了救上来。有的则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特别是到了发大水季节，方圆三五里，三天五天就传说哪里哪里又淹死了个孩子。

落水的孩子被捞上来，不管有救没救，总要进行一番紧张的抢救。这地方上的抢救方法很特别：牵一头牛来，把孩子横在牛背上，然后让牛不停地在打谷场上跑动。那牛一颠一颠的，背上的孩子也跟着一下一下地跳动，这大概是起到人工呼吸的作用吧？有救的孩子，在牛跑了数圈以后，自然会“哇”地吐出肚里的水，接着“哇哇”哭出声来：“妈妈……妈妈……”

麻子爷爷的独角牛，是全村人最信得过的牛。只要有孩子落水，便立即听见人们四下里大声吵嚷着：“快！牵麻子爷爷的独角牛！”也只有这时人们才会想起麻子爷爷，可心里想着的只是牛而绝不是麻子爷爷。

如今，连他那头独角牛，也很少被人提到了。它老了，牙齿被磨钝了，跑起路来慢慢吞吞的，几乎不能再拉犁、拖石碾子。包产到户，分农具、牲口时，谁也不肯要它。只是麻子爷爷什么也不要，一声不吭，牵着他养了几十年的独角牛，就往林间的茅屋走。牛老了，村里又有了医生，所以再有孩子落水时，人们不再想起去牵独角牛了。至于麻子爷爷，那更没有人提到了。他老得更快，除了守着那间破茅屋和老独角牛，很少走动。他几乎终年不再与村里的人打交道，孩子们也难得看见他。





这是发了秋水后的一个少有的好天气。太阳在阴了半个月后的天空出现了，照着水满得就要往外溢的河流。芦苇浸泡在水里，只有穗子晃动着。阳光下，是一片又一片水泊，波光把天空映得刷亮。一个打鱼的叔叔正在一座小石桥上往下撒网，一抬头，看见远处水面上浮着个什么东西，心里一惊，扔下网就沿河边跑过去，走近一看，掉过头扯破嗓子大声呼喊：“有孩子落水啦！”

不一会，四下里都有人喊：“有孩子落水啦！”

于是河边上响起纷沓的脚步声和焦急的询问声：“救上来没有？”“谁家的孩子？”“有没有气啦？”等那个打鱼的叔叔把那个孩子抱上岸，河边上已围满了人。有人忽然认出了那个孩子：“亮仔！”

亮仔双眼紧闭，肚皮鼓得高高的，手脚发白，脸色青紫，鼻孔里没有一丝气息，浑身瘫软。看样子，没有多大救头了。

在地里干活的亮仔妈妈闻讯，两腿一软，扑倒在地上：“亮仔——”双手把地面抠出两个坑来。人们把她架到出事地点，见了自己的独生子，她一头扑过来，紧紧搂住，大声呼唤着：“亮仔！亮仔！”

很多人跟着呼唤：“亮仔！亮仔！”

孩子们都吓傻了，一个个睁大眼睛，有的吓哭了，紧紧地抓住大人的胳膊不放。

“快去叫医生！”每逢这种时候，总有些沉着的人。

话很快地传过来了：“医生进城购药去了！”

大家紧张了，胡乱地出一些主意：“快送镇上医院！”“快去打电话！”立即有人说：“来不及！”又没有人会人工呼吸，大家束手无策，河边上只有叹息声、哭泣声、吵嚷声，乱成一片。终于有人想起来了：“快去牵麻子爷爷的独角牛！”